



Love
Stories

看北岳爱情小说
来一场风花雪月

空阁楼

鲍
贝
一
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WENYI CHUBANSHE

空阁楼

Kong Gelou

鲍一贝 / 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BEIYUE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阁楼 / 鲍贝著. 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4.5

ISBN 978-7-5378-4090-3

I. ①空… II. ①鲍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5181号

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邮 编 030012

电 话 0351-5628696(太原发行部)
010-84364428(北京发行中心)
0351-5628688(总编办)

传 真 0351-5628680 010-84364428
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 bywycbs@163.com

经 销 商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90 × 1240 1/32

字 数 160千字

印 张 8.375

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5月山西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4090-3

定 价 29.80元

虚掩的门已释怀

——再版自序

我还记得，六年前的那个夏日晚上，我和一位好友坐在西湖边的露天咖啡座，他喝他的啤酒，我喝我的咖啡，咖啡早已凉了，我对他说起我要写的这部小说。很多细枝末节纷至沓来，说到动情处，眼里起了雾，有泪滑过脸庞。夜很黑，他没有说话，始终沉默着，也许他看见了，也许没有。我们坐在一棵大樟树下，有淡淡的樟树香。

抬眼看，夜西湖在灯影下凝聚起一团水雾，如蒙着面纱的美丽女子。多像我小说里的那位女主人公，美丽而哀伤。

苏格拉底曾警告过我们：“美将人带向智慧，也带向激情和痛苦的深渊。”接下去的日子里，我开始动笔写，奋不顾身地跳进这个“激情和痛苦的深渊”。

那时的我，觉得遍地都是伤口，伤口无处不在。尤其作为一个女人，这世间所施予我们的苦难与伤害，总是多于温情。

温情虽然存在,但总是单薄,转瞬即逝。

自然而然地,我为这部小说命名为《伤口》。是和省作协签约的一部长篇,被选入“浙江青年作家创作文库”里,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六年后的今天,一个隆重的冬日,我身处北中国的旅馆里,沏一壶陈年普洱,杯子是六瓣梅的形状,也可想象成一朵即将消融的雪花。窗外正雾霾沉沉,寒冷的风拼命挤进十二楼的窗缝里。这里是北方,却刮不起一场漫天飞雪。

我不止一次地想起见雪落泪的那个人。或许,此刻的他,正避风点燃一支烟,猛吸进一口,站在另一片灌满冷风的黑夜里,注视着看不见的远方。他是否也在遥想一场雪?

他仿佛问过我,小说里的那个女子,她,最后死了吗?

我说,她没死,但她的心死了,生命于她也就再无意义,等于死了。

这么说的时侯,仿佛觉得,问的那个人,就是女主人公苦苦找寻的那个人。她足足找了他七年。然而,她并不知道,他早已去了另一个世界,永不再来。

重读书稿,读到第一句:“当我走进这座房子,关上阁楼的木门,我知道,我就是另外一个人了。像身后的夜色,摇曳于这座城市里的灯光,关上门就不见了……”

——像打开一只熟悉而幽深的洞穴,故事里的细节扑面而来,带着莲的伤感和清味。我不再往下读。坚决为小说更换书名,改为《空阁楼》。我觉得,再没有比这三个字,更能与这个小

说相契合的了。

对于这部小说,或者仅仅是《空阁楼》这个标题,触动了好友续小强。或许他觉得我对写小说,对生活,都应该有更包容更宽阔的心灵。我承认,这些年来,倔强和偏激,从来都是我最为擅长示人的面目。他率先读懂了我,并以他温婉的方式告诫我。在这部小说再版之际,欣然作诗相赠:

空阁楼

空了许多年了
荒草复流水
流水覆荒草
青蛇如锁
枯化成风
虚掩的门已释怀
合欢树上的那只灰雀
望去就恍惚了
犹如一滴
滑向过去的泪
扶危墙上楼自哀
如入逝川深处
窄小的影子已是寒意
小花窗外青山在

一朵云便是一个故人
还是过了许久
微雨不请自来
心如溪动
屋瓦已盛满了水
只等着
为你煮浅茶一杯

感谢小强，不管是一首诗，还是一部小说，各自拥有不同的生命与气质，它们会在这世上自顾自成长。我们也是。

很多年了，我一直住在自己的雷峰塔里，写小说，幻想，不断虚构，偶尔放自己出去远行。世界在我眼前变来变去，经过的人和事巫幻森森、变幻莫测。

岁月走过，于这个隆重的冬日，我甘愿为赴一场雪，穿过漫长的生命，几万里几万里地奔赴在前往的途中，或者，是奔跑在来时的路上。那里应该有海浪，掀起一阵，又掀起一阵，一浪高过一浪，我欲在海浪的尖抵达之前赶到。幻想着一场雪花与海浪的交织，那时再读一首诗，就像遇见一张雨水与热泪交织的脸。

感谢北岳文艺出版社，为了再版这部小说所付出的努力。这是这部小说的荣幸，也是我的荣幸。

2013年12月28日 / 北京西藏大厦

1

当我走进这座房子，关上阁楼的木门，我知道，我就是另外一个人了。像身后的夜色，摇曳于这座城市里的灯光，关上门就不见了。

我脱掉真丝旗袍，脱掉高跟鞋，取下所有的首饰。换上宽大的睡袍，赤脚，走路很轻，在地板上，跟风拂过海面似的。

这个城市没有海。但只要我走进这个阁楼，往旧藤椅上一坐，便会听到海的声音。

我已好久没来这个阁楼了。这座房子以及隔壁的一些旧建筑，马上就要拆了。这里又会升起新的高楼。搬进新的人。

我已不知道什么是疼了。趁这座房子还未被推土机推平，我走回阁楼里，专心清洗一次伤口。

我明白，这不是告别，也不是终结。在这世间上，很多人你无处告别，很多事物也不会有终结。我只是在这里，再次听听大海的声音，记录下海浪已经漫延了多远？

哥哥，我已在旧藤椅上坐下来。我在等你。我要和你说

说话。

我已经感觉到你向我走过来。我仰起头，看着你。有一份沉重压过来，压住我的喊叫。我没有哭。我只是紧紧捂住我的胸口。

我已失去你。

失去爱。

失去一切。

我不要再骗自己，假装怀着某种希望，不停步地在这个城市里继续走。

还是听我把这七年说完吧。

七年的时光，七年的经历，只要七天就能说完。

不，七个小时就足够。

这个阁楼是我来这座城市最初的所在，里面锁着我的旧梦，锁着我的记忆。路过西湖时，看见荷叶正青，莲花开得正白，趁天色昏黄，我俯下身摘了一朵下来。攀扯时，用力太猛，莲花剧烈地颤抖一下，在我手中猛地变成红色，一滴滴露珠滚落进湖水里，溅起一道道细微的波纹，像谁的心？

我把莲花带回阁楼，放在桌上，花瓣瞬间枯萎，我只想告诉你：花谢得太快，花谢得太快！

我现在做着梦，发着高烧！我要告诉你，我多么流连于一个男人的欢声和微笑。就在三天前，农历七月七，他为我过生日。他陪我在船上过，隆重得像婚礼。那艘奢华的船，仿佛是他为我制造的神迷的城堡。不，他就是一座城堡。我走进去，

却再也找不到方向和出路，再也找不回自己。

我多么愿意自己从此躲在他的城堡里，偶尔，闪出身来，把世界看个仔细，然后再回去。哪怕让我只仅仅属于这个男人，我也愿意。然而，我却只能把悬空的手，无力地向你摊开。我再次承认，是我的虚妄最终毁了我。

也许，也许不是。我记起上船时，我梦游一般说出母亲说过的那句话：“船是漂浮物，在船上庆祝，不吉利。”

当时，没人答话，若能有人立即应上一句，比如“船不吉利，人大利”！或者说，“风吹太阳晒，霉运就离开”，都行，最好的办法是就近任何一个可摔破的东西：碗、盆子、玻璃杯，拿上一个重重砸在船上，便可破解了这句本来不应点明的话。然而，我记起了母亲的话，却忘了长辈人的教训。没有人接任何一句话，也没砸任何东西。恐怕就是在这个瞬间，船底下正翻卷出一片漩涡的急湍江水，一团肉眼看不见的凶气悄悄投向了

“你的眼睛能代表你说话。”他说这话时，声音很快，“你藏不住，你的思想，包括你小小的念头，你的眼睛在告诉我。”我没接他的话，当时并没在意他这是在暗示，只是觉得，在那样的场合和背景下，他说的任何一句话和任何一个动作，都应当与爱有关。

我的眼睛，我的思想，也都只是在向他传递我内心的爱意。我真的太天真，完全沉醉其中，全然不知一句不经意的话，却已惹出一场无法化解的祸。

也许，一切都是注定的。

七年前的七月七，你陪我过生日。过完生日，你对我说：“我要去海那边，我会回来找你。”

第二天，你离开，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
那个海边的山村，鬼气森森，巫幻重重，我们在那里出生、长大。然而，我们都没能记住长辈人的话。老人们说：我的生日不能过，要让它悄无声息地流过去，千万不可惊动它。

从小到大，就连我亲生的父亲母亲，还有弟弟妹妹，他们都对我的生日只字不提，仿佛根本没有这个日子的存在。

长大后我才知道，他们不是不知道，只是故意在避开。村里的老人都这样说，在农历年七月七日子夜时分出生的女婴，注定是个受难的命。命里有白狐精相克，对于命里的男人，注定有情缘，没福分。

所以我的父亲母亲，为了我长大后不至于没人要，不至于嫁不出去，便串通起来合谋要将这个日子彻底抹掉。

但村子那么小，家家紧挨着住，谁家的孩子某年某月某日生，谁家的老人何年何月何日亡，人人都记得很清楚，比你自己都清楚。更何况是我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。

我记得，在我的每一个生日里，都能饱尝到母亲抱怨的目光。而父亲总是不在家，要么去地里，要么在海上不回来。

据说母亲生我的那天，是难产，怎么挣扎也生不下我。当时她痛不欲生的号叫声，将经验老到的接生婆都吓得脸灰白。

从傍晚一直折腾至子夜，我才落了地。母亲早已痛死过去，快到拂晓时分，母亲的一口气才慢慢缓过来，喝下父亲煮的红糖水，才恢复一点点力气，便开口崩出第一句话：“讨债鬼。”

我是一只讨债鬼。我来这个世上，是来讨债的。我永远欠母亲一笔债。我不知道，这笔债什么时候才能还清？要以怎样的方式来还？

我的生日，是母亲受难的日子。“晓难”是母亲给我取的名字，尽管父亲极力反对，母亲硬是坚持。我知道她是要我记住那夜的受难。

哥哥，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哥哥，但是，我却在你那儿享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。当我孤单的时候，只有你愿意陪在我身边。

你从来都不在意我出生在那个不吉祥的日子里。你说：“世界上那么多人，每个日子每个时辰都有无数的生命诞生，别去相信那些老人的鬼话。”

当我渐渐长大，身体有了曲线，我发现母亲眼里露出轻微类似于仇恨般的惊恐。村子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开始交头接耳纷纷议论。他们要求自己的儿子避开我。怕我把灾难带给他们。

而你，只有你，仍然一直陪着我，从没想过要离开我。虽然你的母亲，一位瞎了眼的善良的老人，对你和我的交往百般干涉，但你还是偷偷瞒着她来见我。你是个大孝子，然而，你为了我背叛了你母亲。

在这个海岛上,几乎全村的男人都靠打鱼为生,但你们一家从不下海,也不吃鱼。

儿时的我因为好奇,几次追问你,你都避而不答。每当我问起,你的脸马上就会变得苍白而冰冷。

现在想来,那样的追问,于你多么残忍。而你却从没怪过我。我看不见你心底里的伤,却一次又一次地来碰你的痛处。

我又怎会想到,你的父亲就死在海里,尸骨未还。父亲告诉我,失事的那年,你才四岁,而我还没有出生。所以,对你失父之痛的受难经历,我不会有记忆。但命运之神竟然将你经历过的受难,一模一样地复制到我的头上。

那一年,我十四岁。台风离预告时间提来前临,父亲的渔船在靠岸之前被掀翻。被打捞上来的父亲,睡在村口外的临时帐篷里。

枉死在外面的人,尸体是不得抬进村里来的。我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家里奔跑过去。来不及悲伤,我被巨大的惊恐淹没。那一刻,我的双腿在打战。我甚至害怕朝父亲看。父亲的魂,再也回不了家,永远在海面上飘。

有很多人影围过来,开始忙碌。也有人在哭。母亲也在其中。但我忘了母亲的表情。她有没有哭?有没有悲痛?我一点都记不起来了。

只记得那天的父亲,他的身体鼓胀着,嘴巴、耳朵、眼睛、头发,以及他的身体,全是水。

按惯例,死者在入棺之前,亲人都得站在跟前去见最后一

面。轮到我时，父亲的鼻孔里流出了血。所有目光都在那一刻钉在我脸上。枉死在水里被捞上来的人，在他见到最亲的最放心不下的那个亲人时，会流出鼻血来。

父亲他不放心我。所有的人，都知道他不放心我。我出生在不祥的时辰里，命里有狐精相伴。一生长下来就被预告灾难。

我居然没有哭。只是紧紧闭上惊恐的双眼。整个世界瞬间倾倒，变黑。

那天，是你张开双臂抱住我。你第一次这样紧紧抱住我。像抱住所有的过去，抱住所有的悲伤那样抱住我。这样的拥抱，刻在我十四岁的记忆里。就像失父的悲痛那样，永远抹不去。

那年之后，我能感觉到你对我的好在加倍。我已离不开这样的好。直至我二十岁，也就是七年前的那个生日里，我知道，我们都不能够离开对方。

但在那天过后，你离开了家乡，我再也追不上你。

从小到大，我好像都在追着你长大。你比我大四岁。你开始背着书包去上学的时候，我还没到学龄期，只能天天跑到你家门口去偷偷等着你放学回家。等到我好不容易挨到上学的时候，你已经上五年级了。我们在同一所小学里共度的那一年是我最快乐最知足的一段时光。然而，一年之后，你便升了初中。等我上了初中，你已经是高二的学生了。等我上了高中，你已经是大学毕业生了。

你说我是你的尾巴，追着你长大。

在学校里，你是公认的才貌双全、品学兼优的学生。你吹得一手好箫。你的一支箫，曾倾倒过无数女生的芳心。在学校举行的艺术节上，你凭着你的箫声，屡屡获奖。那时，你立下宏愿，要将你的箫音传遍中国，传遍世界。你要为艺术献身。

离开学校，你才知道，现实社会根本不需要像你这样的艺术。但你不甘心。你双手托着一管竹箫，四处奔走，从这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，你开始寻找懂艺术的人。

你决定要出一张碟。但没有资助的单位和人。你的叔叔恨铁不成钢，不愿意在这方面再白白下本钱。你父亲死后，是你叔叔一直关照着。他只有两个女儿，但没有儿子，他把你当儿子般疼爱。

后来，你叔叔带着一家人搬去了城里，入了建筑行业，专门承包工程，业务做得不错。他苦口婆心劝你收了这方面的心，去城里帮他一起干，好好赚钱。

就在我七年前的那个生日里，你对我说，你要去城里了，去你叔叔的那个城市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你黯然神伤。

我知道，你妥协了。或者说，你认同了你叔叔的说法：自己赚了钱后，才能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。

但是，你叔叔一定不会告诉你，这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途。一旦踏上，开始赚钱，你就有可能永远回不了头，回不到艺术的那份自由悠然的心境。到那时，你会蓦然发觉，你不仅为艺术献了身，还献出了灵魂和感觉，你会什么都找不回来。

那晚，为了祝福我的生日，你又吹起了你的箫。你把你的

箫吹得空空荡荡,我却听得满腹心事。

我再一次为你跳起舞。在学校里,我就喜欢跳舞。我喜欢跳舞,是因为可以在你吹响箫音的时候,可以为你跳舞。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

箫声中断,我跳了一半的舞也被迫中止。

你说:“你听听,我吹得一点都不好。”

我记得很清楚,你说着这话,脸上带着平静的笑。然而笑里静伏着的那份忧伤,却惹得我鼻子一酸。

“让我把这支舞跳完吧。”我还没来得及说出这句话,你手一松,将跟随了你多年的竹箫抛向大海。像下着狠心,要把舍不得丢掉的东西狠狠丢掉,然后腾出地方来,放进新的东西去。

我再也没有机会对你说出这句话。这句话一直含在我嘴里,我随时都想对你说出口,但终于,再没有机会说。

记得那时,我惊恐而绝望地望着你,尖叫出声。我说:“哥哥——”

你一把抱住我:“叫我颜禾!”

“哥哥?”

“叫我名字!”你再次命令我。

你软下声来求我:“难难,不要再叫我哥哥,叫我的名字——颜禾。”

我却叫不出来。这么多年叫下来,我一下子改不了口。

你的嘴唇盖住了我的。你第一次吻了我。我还记得那晚的战栗和悲戚,以及说不出的忧伤。

我等这个吻，已等了整整二十年。但是，终于等到的那天，我却并没有全身心地接受。

不是我不想。是我不能。

我红肿着双眼，背过脸去，不敢再朝你看。你单纯地以为，是近在眼前的离别给了我忧伤，给了我哭的理由。

天上的星星闪着光，把海面照得如白镜。你说：“难难。”

你总把“难难”叫成“囡囡”，故意学我生父的声调。

你让我抬头看天边的银河系，说：“现在的牛郎和织女正在一起呢，牛郎和织女一年只相会一次，这个时候他们会干些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牛郎很懒，一年到头都不肯洗碗，织女这会是在帮牛郎洗碗。等洗完最后一只碗的时候，天已亮了，织女只好回去……”

你“呸”一声截断我，让我少听那些老人胡编的瞎话。你说这样的夜晚，牛郎不会傻到让织女去洗那些破碗。

你带我游入海里。不远处，竹箫在随波逐流。我看见心里的伤口，在海水里炽烈地疼。我忍着难言的苦，没有办法对你开口。

二十年来，我什么事都对你说。唯独那件事，我瞒着你。我开不了口。我没有勇气说。

沉沓的箫音在我头上绕着。我沉入水里，再也舞不起来。

我们去掉了所有的衣服。在海水里，我们赤裸着。我已是个成熟的女子。你抱着我。你说我真像一条鱼。